

中

短

篇

小

说

选

第

一

辑

断桥

大桥垮了，赵秦痛苦的心流出了许多血，化为眼泪。
那泪水与雨水汇在一起，流到风雨河，流向汹涌澎湃的大海……



吉君臣◎著

丛书主编：郑润良
符浩勇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主编：郑润良
符浩勇

断 桥

吉君臣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断桥 / 吉君臣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17.11
(中短篇小说选 / 郑润良, 符浩勇主编. 第一辑)
ISBN 978-7-227-06795-5

I. ①断… II. ①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5648号

中短篇小说选(第一辑)

郑润良 符浩勇 主编

断 桥

吉君臣 著

责任编辑 王 艳

责任校对 李彦斌

封面设计 格 林
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版人 王杨宝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nxpph.com>

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

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

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9391 505210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泰安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7196

开 本 690 mm × 960 mm 1/16

印 张 14.5

字 数 173千字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6795-5

定 价 34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窗外阳光灿烂	001
无关爱情	020
断 桥	022
戒 酒	038
寻 找	069
硝烟中飞过一只灰鸽	089
等待今天	096
阿 昌	101
票 决	111
第一次	119
国 画	141
春天不再	148
市长得女儿	162
道在天涯	176

窗外阳光灿烂

肖雪晴下午没有去陈红娟家打麻将，任凭陈红娟怎样打电话叫她，她都不去。

她一直坐在客厅沙发上。她设法说服自己，今天及以后，杨水木下班回家时，不再下楼去为他打开大院的铁门。

六点过十分，肖雪晴听见杨水木的宝马轿车刹停在大院门口的声音，随后是杨水木和以往一样，按车喇叭，是叫她打开大院铁门的意思。她无动于衷。其实，她已经上百次下决心无动于衷了，只有这一次她付诸行动了。

肖雪晴和杨水木已经同居三年，还没有结婚。三年来，杨水木让肖雪晴每天只干三件事：第一件事是煮饭炒菜。这件事肖雪晴自认为干得马马虎虎，不敢说称职，也不算失职，她煮的饭，炒的菜，还勉强合杨水木的口味。第二件事是打麻将，这件事肖雪晴表现得就差多了。到底差到什么程度，她说不准。但是她打了三年麻将，还没有弄明白什么叫

杠，什么情况下抢杠。牌友陈红娟老笑话她天生就缺了麻将的细胞。每每这时，肖雪晴总是非常坦率地说，我真的努力了，只是没法上麻将瘾。但也很怪，肖雪晴打麻将总的来说不是一个输家。陈红娟认为，这是肖雪晴牌运好。肖雪晴却认为，关键是自己放得开。肖雪晴不像陈红娟和王花若她们那样，总是变着法儿刮情夫的油。肖雪晴当杨水木的情人之前，她是杨水木的秘书。杨水木追求她两年多之后，他说他要娶她当老婆，肖雪晴才答应搬进这幢别墅和杨水木过同居生活。肖雪晴打麻将纯粹是为了消闲，输赢杨水木实报实销。赢了她从来不少报一块钱，输了她也从来不多报一块钱。杨水木很了解肖雪晴。他总是忘不了适时地拍拍肖雪晴的肩膀，说：“雪晴，你真忠诚，忠诚得好可爱好可爱。”虽然这句话杨水木说了不下一百遍。但每每听见杨水木这样说，她还是激动万分。肖雪晴每天干的第三件事比较简单，就是在杨水木上班和下班的时候，为杨水木打开别墅大院铁门，好让杨水木不用下车就把车开进开出。这件事开始时肖雪晴干得挺欢，她甚至等杨水木把车开进车库放好后，和杨水木一起走上二楼。但是这件事干得时间长了以后，她发现要干好实在不易。不仅要有很强的责任心，还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和耐心。肖雪晴肯定地说，她每天干的三件事中，干得最好的是第三件事。有事实为证：去年六月一个雨天的下午，她去陈红娟家打麻将，那天真是邪了门，她的手气特别好，一个下午打了三个大令，她几乎每一个小令都和上一两局，还登上了几次庄。正在兴头上，墙上的挂钟咚咚敲响了六下。肖雪晴的心马上一紧，没有任何犹豫地就把麻将牌盖了下来，说：“不打了。”

这下可把陈红娟给惹火了。陈红娟责问：“咋了？是不是赢了就不打了？”

王花若和另一个牌友也责问道：“这局牌太差了是吗？”

肖雪晴很尴尬地说：“六点钟了，再过十分钟杨水木就下班了，我得回去为他打开大院铁门。”

陈红娟是那类心直口快的人，她火气冲天，骂道：“肖雪晴，你到底是杨水木的什么人？是准老婆吗？是情人吗？是佣人吗？什么都像！什么都不像！”

肖雪晴羞得面红耳赤。她站立起来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对不起了，我得回去了。”

陈红娟自然不依，她说：“至少也得打完这局牌再走。”

肖雪晴急忙说：“半局都不行。”说罢，也不管牌友怎样说，拔腿就住家里跑……

肖雪晴干的第三件事，显然是很称职的。但是此时，她却无动于衷。任凭杨水木在门口怎样按车喇叭，她就是无动于衷。是不是陈红娟的话刺痛了她呢？肯定不全是。肖雪晴从来不在乎别人怎样说，她只在乎杨水木是否真心爱她。但是当她静心想想，联系到发生过的一些事情，她对杨水木有了许多疑惑。她对自己每天干的事情，同样也有了許多疑惑。

二

三个月前，也就是七月初的一天，天空下着暴雨，夜里还刮着大风。吃过晚饭，洗完澡后，杨水木亲热地拍拍肖雪晴肩膀，说：“我得出去了，有笔生意要谈，已经约定好了时间。”

杨水木的车刚开出别墅，陈红娟就打来电话。

陈红娟问肖雪晴：“你出去跳舞是吗？”

肖雪晴反问：“去哪里跳舞呢？”她确实想出去玩。刮风下雨停了电，在家连电视都没得看，实在无聊。

陈红娟有点奇怪地问：“哦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杨总请的客吗？而且是王海大酒店歌舞厅呢。”

肖雪晴马上反应过来了。开始时，她的情绪有些激动，后来自尊心让她冷静了下来。她说：“我给忘了呢，水木说过了。但我有事，就不去了。”

陈红娟说：“刮风下雨停电，在家连电视都没得看，你还能有啥事？”其实，她已猜到几分，接着说：“我得劝你了，别老关在家里了。你真的不怕老不跟着杨总，有一天杨总会被别的女人拉走吗？”

肖雪晴心里有股苦水往上涌。她苦笑说：“我真的有事，水木已经走了，你赶快和你那个苏生任去王海歌舞厅吧，水木在那里等你们呢！”

陈红娟忍不住了，她大声说：“肖雪晴，我横竖结交你两年多了，你别骗自己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几乎是叫喊道：“今夜跳舞的事，杨水木横竖就没有告诉你，你当我是傻瓜是吗？我问你，杨水木和你同居三年了，咋还不和你结婚？他每天叫你只干三件事，那是啥意思嘛？说白了，杨水木没把你赶出去，是因为你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能上台面。杨水木太了解你了。你不像我们，你不会对他怎么着。”

肖雪晴不想再说话，随陈红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但是这天夜里，肖雪晴的心好痛，她独坐在沙发上发呆。她就这样在黑暗里呆呆地坐到深夜两点多钟，直到杨水木按车喇叭叫她开门时，她才回过神来。她没事似地从二楼走下一楼，走到大院门口，为杨水木打开铁门。肖雪晴没有披雨衣。家里只有一件雨衣，放在杨水木车上。雨水就像瀑布一样，

肖雪晴撑的雨伞没能遮挡住雨，她的衣服、头发，都被雨水打湿了。杨水木还是像以往一样关心她，但是她发现杨水木的关心有些夸张。这夜，她没有一点儿睡意。她辗转反侧。她认为，陈红娟看得很清楚，说得很尖锐，但是她主张难得糊涂。不过，她一直想着一个问题：杨水木车上有雨衣，下那么大的雨，而且已经是深夜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开门？他为什么不自己开门呢？肖雪晴想这个问题想到天亮。打那以后，她就坚持认为杨水木应该自己开门，她也下决心不再为杨水木开门。但每一次听见杨水木按车喇叭的声音时，她又不自觉地走下楼为他打开大院铁门。

上个月，也就是八月，也是一个雨夜，大约十一点钟，杨水木把他的秘书章亚妮带回家里。章亚妮人长得很漂亮。当然比起肖雪晴来，就显得逊色多了。肖雪晴的美，是那种圣洁的美，高贵的美。肖雪晴认识章亚妮，她来过家里，一同吃过饭。章亚妮是肖雪晴之后杨水木的第三任秘书。杨水木对肖雪晴说，亚妮宿舍漏雨，今晚就在这里过夜。肖雪晴认为，这是很平常的事，况且几个卧房都是空着的。但是睡到深夜，杨水木以为肖雪晴睡着了，他起床，轻手轻脚走到章亚妮睡的卧房，两个人在那间卧房里很投入地做爱。肖雪晴很想走到那间卧房去，当面责问几句，但她认为自己没有那种权利。她是杨水木的准老婆吗？记得陈红娟还连续问，是情人吗？是佣人吗？肖雪晴后来还加了一问，是杨水木别墅看护人吗？她没有了责问杨水木和章亚妮的勇气。她轻轻地翻了一次身，放清耳朵静听杨水木和章亚妮做爱时摇动席梦思床的节奏声。她忽然问自己，我怎么没有一点妒意呢？她还奇怪地想，睡在自己的床上听别人做爱也是一种乐趣，好像还是种享受。

次日早上起床后，杨水木问肖雪晴夜里睡得咋样。肖雪晴淡淡地笑

笑说，睡得很香甜。章亚妮说，雪晴姐，在你们这里睡实在舒服，睡了一夜连一个梦都没做。肖雪晴本想说几句风凉话什么的，但话说出口，却连她也感到别扭：“这里好睡，那么以后你就搬过来睡好了。反正这里的卧房空着也是空着。”章亚妮说，雪晴姐真好。肖雪晴心里说，我好什么呀好，如果我好了杨水木还把你章亚妮带回家里过夜？

三

杨水木在大门口不停地按车喇叭，就是不见肖雪晴下楼为他开门，他的脸上有了几分愠怒，他知道肖雪晴在家里。杨水木不停地问，肖雪晴今天怎么了？他又连续按了几下喇叭，仍未见肖雪晴的影子。他这才下车，从手提袋里取出钥匙，打开铁门，把车开进车库。他怒气冲冲地走上二楼，使劲按门铃。肖雪晴依然坐在沙发上无动于衷。她反复告诉自己，决不能动摇。

杨水木把钥匙插进锁孔，用力右扭，猛地把门推开，见肖雪晴没事似地坐在沙发上，他火气冲天地责问：“你死了么？怎么叫你开门你不开？”

“我没有死啊！我活得好好的呐！”这句话是早就想好了的，包括语调都是想好了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开门？”杨水木走到肖雪晴跟前继续责问。

“你有钥匙，你为什么非要我开门？”

“你不开门你干什么？”杨水木愤怒地问。

肖雪晴不想再说话，她不知道说什么。她一直在忍耐杨水木。她上百次问过自己，难道是为了爱情？为了富裕的物质生活？为了日后在朋

友圈里把头抬高一点？肖雪晴想弄明白，但总是弄不明白，因为没能弄明白，她就天天重复干着这三件事。

“咋不说话呢？”杨水木盛气凌人。他把手提袋扔在沙发上，松开领带。

肖雪晴如此这般镇定自若，这大大出乎杨水木的意料之外。她轻声问杨水木：“我真的还用得着说话么？”

过去，只要杨水木发脾气，她就成了一只羔羊，一个劲儿地在杨水木面前赔不是。不过每每那时，她心里总在问，我肖雪晴还是肖雪晴吗？但不容多想，又不自觉地去讨杨水木的欢心。然而今天，她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潭水。

杨水木依然盛气凌人：“你想怎么着？你到底想怎么着？”他把头抬高大声说：“你肖雪晴能怎么着？”

此时的杨水木，没有一丁点儿总经理的风度，过去他总是把自己装扮成绅士。

肖雪晴还是细语轻声：“我只想你应该自己开门，你的口袋里有钥匙，根本没有必要老等着我去为你开门。”肖雪晴说话的语调不快不慢，语气平和，就像她第一次去杨水木公司应聘时一样。肖雪晴的这种表情，这种语气，这个说话节奏，杨水木印象深刻。

杨水木有几分怒气：“你肖雪晴能怎么着？我量你肖雪晴也不能怎么着！”

肖雪晴不想再说话。她能说什么呢？三年了，她每天只干三件事，这幢别墅以外的事情她懂多少呢？

杨水木见肖雪晴不说话，似乎更火了。他心里想，肖雪晴今天邪门了，咋一下子硬挺起来了？他大声吼道：“你是过腻了是吗？真的不想过

了是吗？”

这话明显带有挑衅。当然，也含有威胁成分。过去杨水木有不顺时，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肖雪晴不在乎，今天她却十分在意。她慢慢地从沙发上站立起来，说：“你自个儿去放水洗澡吧，我去收拾碗筷吃饭。”肖雪晴说着就去了厨房，把杨水木晾在客厅里。

杨水木怒发冲冠，他冲着肖雪晴背后叫喊道：“不想过了就拉倒，明天就散伙！”

肖雪晴从厨房里端着饭菜走到餐厅，放好后，轻轻的却非常坚定地说：“随便。”她抬眼看了一眼杨水木，像是刚认识杨水木似的，说：“我所做的一切你并不领情啊！”她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你老说你爱我，不全是啊！”

杨水木大声问：“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呢？你还不是为了……”

肖雪晴没等杨水木说完，她愤怒地喊道：“杨水木你够了。”

喊完，她心里好痛。她一下子明白了杨水木。她本想要大声再喊叫几句，但她很快把火气压了下来。她调整情绪后说：“我实在过腻了，咱们散伙吧！”

杨水木愣住了。他实在不敢相信他面前站着的是肖雪晴。他说：“散伙了你能活下去？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杨水木伸手抓住肖雪晴胳膊，问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是谁对你说了什么？”

肖雪晴双眼盯在杨水木的脸上。她想读透这张脸，但她得承认，杨水木这张脸很难读透。有时候，她自以为读懂了，但又不知道杨水木的笑，哪一次是属于真的笑。她说：“请你放开我。”

杨水木放开了肖雪晴。

肖雪晴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人对我说什么，我只是想你应该自己开门，你应该动手做你能做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开门呢？你从车上下来打开铁门要比我从二楼下去方便得多，特别是，在刮风下雨的时候。当然，开个门是件小事，不如你把章亚妮带回来过夜的事大。但从开门这件事，我却看见了很大的事情，包括你的灵魂。”她看见杨水木的脸红得像烧虾，她继续说：“我一直在问我自己，你叫我每天只干三件事，能干一辈子吗？即便能干一辈子，那么我这辈子就只会干三件事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提高嗓音说：“散伙吧，早晚都有这一天，我全明白了，当初你留下我当你的秘书，后来又拼老命追求我，是因为我有一张漂亮的脸蛋。我的存在，能够满足你的私欲和你那廉价的虚荣心，我……”

没等肖雪晴说完，杨水木就举起右手，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圈，再划第二个圈时，那手掌重重地落在肖雪晴脸上，紧接着，他大声喊：“你给我滚，现在就马上滚出去。”

肖雪晴脸上立即现出一个巴掌印。她没有哭。她认定有这一天是上帝对她的惩罚。她强笑着问杨水木：“你不打了？这三年我交的学费实在太贵了，但值得。”

杨水木气得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。

四

肖雪晴在表姐陈桂月家住了一个来月。她的父母都不在海滨市。陈桂月是在海滨读大学后留下来的，自己开办了一家“桂月贸易公

司”，赚了不少钱，但至今还独身一人。肖雪晴从杨水木那幢别墅搬出来后，她想找一份自己想干、能干，且能干好的工作，但就是没法找到。陈桂月为她联系了几家公司，叫她先去干了再说，但她就是不想去。也许有了杨水木的经验，她对公司里的那些老总们有了很深的成见。

陈桂月说：“依你的条件，也只能干老总的秘书，别的行当，你不一定干得好。”

肖雪晴说：“我想再研究一下自己，我还没有充分把握自己。”

陈桂月很不高兴地说：“那你就研究吧。不过不能在我这里白吃白住，你知道吗？留你下来就算是很大的人情了。”

肖雪晴坦然地笑笑说：“我知道，伙食费住宿费我会交的。”她看了看陈桂月，提高声音说，“我的表姐，你可千万别小看我呀，杨水木低看了我的生存能力，其实，他对我的了解，只是一面。你要知道，我的长相是不错的，外表给人一种柔弱、诚实、可靠的感觉。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资本吗？”

陈桂月愠怒地说：“这就是你研究的结果？”

肖雪晴做了个鬼脸，说：“不是现在才研究的结果。真的，请表姐放心，我决不会走到街边上去卖笑的。”她加重语气说，“决不会。我想，我敢于走出杨水木那栋别墅，那么我就会设法活得比过去好，你不信是吗？”

“别天真了。”陈桂月依然有些愠怒，“你跟杨水木三年了，咋还没有长大呢？”

“我自认为长大了。我走出那幢别墅就说明我长大了。”

“那可能是爱的死亡，不是你已经认识了自己的价值。”

肖雪晴沉默了。她的胸口有些痛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她说：“你要对我有信心，真的，要有信心。”

陈桂月说：“我对你有没有信心是小事，你对你自己有信心才是关键。”

肖雪晴沉默片刻后说：“你能借我一笔钱吗？按高利贷结息。”

陈桂月问：“你跟杨水木到现在，难道身上没有几十万元？”

“没有。我是空手出来的。”

“我看你真是傻到家了，怎么白白陪杨水木玩了三年。不，是当了三年长工。”

肖雪晴不吭声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陈桂月问：“你要钱干什么？”

“我还没想定，但是钱是一定要的。”肖雪晴停了停，接着说：“我要做事情，而且想独立去做事情，就像你一样。”

陈桂月脸上愠怒的表情消失了许多。她想，肖雪晴还真的另外一面。她也好，杨水木也好，都还没有读到。就凭这，她想把钱借给她，算是赌一回。她说：“你出去找事情做好了，我会借钱给你的。你要是做成事了，收回本金就行。要是做不成事儿，按高利贷收息。你说呢？”

肖雪晴笑笑，她知道表姐会帮她的。她说：“利息按银行同期计算，浮动百分之五，能定么？”

陈桂月想了想说：“不是已经定了吗？”

肖雪晴笑着说：“那就多谢表姐啦！”

陈桂月是个很干脆的人，她不想再多说什么，看都没看肖雪晴一眼，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

肖雪晴给陈红娟打电话，陈红娟正在摸麻将。

肖雪晴问：“有新脚了么？”

陈红娟不是很热情地说：“难找脚呐，老是三缺一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

肖雪晴在电话里沉默了一小会儿，说：“不想回去了，那地方我住不起啊！”

“别傻帽了。在杨水木这里有得吃有得花有得玩。一个女人图什么呀？要不是你那张脸蛋，那机会还能轮到你？”

肖雪晴说：“说正经事，你和我摸了三年麻将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判断我干什么好？换句话说，我能干什么呢？”

陈红娟不客气地说：“你当花瓶最好，是日本式的花瓶。”

肖雪晴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特想成立一个时装供销公司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“别做梦了，我的肖雪晴傻妞儿，当杨水木的花瓶挺不错的。但是千万要跟着他出去，别让他老放荡就是了。”陈红娟说到这里，语调提高一点说，“别以为我看不起你，像你这人胆小如鸡，还想在社会上争角色？”

肖雪晴心里有些痛，好像有根针在刺。她没有想到自己给那群麻友的印象居然是一个胆小如鸡的弱女子。她坚定地说：“我真是那样想啊，尤其是现在。”

“你有钱吗？你有能力吗？我才认识你肖雪晴是吗？你肚子里的尿水有多少我陈红娟还不知道吗？”

肖雪晴在电话里笑了起来，她说：“我想今后让你知道我那些你还不知道的一面。正经的，你在文化局那里不是有个旧相好吗？”

陈红娟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：“真的要干？”

“还有假吗？”

“我那个旧相好是在文化局，但没职没权。你想办证？”

“是那样。办时装供销公司得经文化局批准才成。”

“那就过些天，我打电话问问，如果能办就告诉你。”

肖雪晴忙着说：“最好是现在就问。你别放下电话，你告诉我你那旧相好的电话号码，我按功能键，通了咱们三个人一起谈。”

陈红娟告诉肖雪晴她旧相好的电话号码，还告诉了姓名，他叫苏军。不多一会儿，肖雪晴就拨通了苏军的电话。陈红娟只搭了个桥，肖雪晴拿出最热情、最富女性温柔的口吻，和苏军谈了办时装供销公司的事。

肖雪晴说：“我的时装供销公司要干三件事——时装表演、时装销售和时装裁制，也叫一条龙吧。因为有时装表演这一项，算是特殊行业，否则是不会通过文化局的。”

苏军在电话里连说知道以后，开始吞吐起来。

陈红娟大声说：“苏军，你咋这样吞吐呢？肖雪晴可是我的姐妹，不能不给面子呀！”

见苏军吞吞吐吐，肖雪晴很快就定了决心，她说：“这样吧，今晚，我在中国城请你和陈红娟吃火锅，你们可要赏脸哟。”

苏军没有说话。

陈红娟说：“苏军你哑巴啊？好歹也是朋友一场！”

肖雪晴乘机说：“是了苏军，给个机会不可以吗？”